

二十岁出头那一年,我到邻县交界的一个林场教书。这里山高皇帝远,看到的只有黑压压的森林、公路旁似魔方盒般堆放的木头垛子,还有头顶逼仄却独有一方纯净如洗蓝蓝的天。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小屁孩,我的年龄刚好长他们一个放牛娃。我任教小学三年级语文兼几门副科的班主任。

山里的学校没有围墙,没有大门,更没有传达室、门卫之类。它就那么几幢房子全方位敞开着,四通八达,静静地趴卧在一个幽僻的山坳坳里。上学校,经过一条羊肠小道,两旁疯长着足有一人高、粗壮的茅草杆,偶尔从茅草窝里长出一两朵鲜艳的红叶或山花骨朵儿,煞是好看。

这里的家长从不到学校接送孩子。一到放学,孩子们四处散开,可以悠闲地在放学的路上多呆一会儿,有的干脆躲到学校边上的小树林玩耍。书包也不那么沉就塞那么几本

薄薄的教科书,还有藏匿的弹弓或露出半只翅膀用纸糊的风筝;放学路上,他们将书包高高地举过头顶或抛向空中又轻松地接住,一路迈着欢快的脚步哼着歌谣回家。

老师没有绩效考核那档子事,学生成绩更不排名次。老师讲课,好像很少有现成的教案,想怎么教就怎么教。我教语文,在每堂课开始,都预先留足五分钟给学生讲故事。有改编现成的,讲四大名著,讲格林、安徒生童话,讲《一千零一夜》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;也有难圆其说瞎编的,讲爱哭鼻子大王眼泪像秤砣那么大,掉落到手中的青花大碗里溅起朵朵浪花。天花乱坠犹如跌落五里云雾,柳暗花明又豁然脑洞大开;与教科书没什么关联,冷不防地似乎又有那么一丁点儿关联。

如果让学生投票评选“我最喜欢的老师”,我完全有理由相信,这个桂冠一定花落于我,且当之无愧。我的班级35个学生服服帖帖围着我的三尺教鞭滴溜溜转,不在于我的课教得有多么的好,而在于我与他们一起玩耍有多

# 大地摊开的一本书

富晓春



合唱团(绢本设色) 徐旭峰

么的开心。教室后面山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,中间有一块堆满石头长满野草的洼地。那里是我们的“百草园”和“伊甸园”。每到播种季节,我就带着学生上山火烧山。先在洼地四周开垦一条防火带,三五米站一人守护着,选一个无风的日子——如果下点毛毛雨更好,就可以火烧山了。厚厚的植被用火烧下去,就是肥力很足的草木灰啊,那是天然的无机

肥。等这一层草木灰完全冷却(一定要冷却呵,否则会烫伤种子影响成成的),我们就开始播撒种子啦。记得我们种过小白菜,也种过油菜花,种最多的是本地土话叫菜头的萝卜,红白品种都种过。无需翻地,无需除草,无需施肥,当菜头的种子掉入石头缝隙的土里——俗话说“娘边的囡,岩边的泥”,“岩边的泥”是大山赐予众生最肥沃的土地啊。随着雨水的浇灌、滋润,它就慢慢探出嫩叶,土里就慢慢结出小萝卜头。



今年,是范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范用一生与书籍结伴同行,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家”,他是一位纯粹的爱书人,他提出创办的《读书》杂志,一直为读书界所钟爱。现今的爱书人,都曾深深感到过,捧读由他付出心血和努力出版的好书的那一份喜悦。1979年,范用被任命为三联书店总经理,他为一批硕果仅存的文化人、学者,出版了许多宝贵的好书:傅雷的《傅雷家书》,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,曹聚仁的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,巴金的《随想录》,启功的《论书绝句》,赵家璧《编辑怀旧》《文坛故事旧录》,叶灵凤《读书随笔》,王世襄《锦灰堆》等等。

范用一个“三多先生”的雅号,即所谓“书多、酒多、朋友多”。书多有两层意思,其一是看的书多,其二是藏书多。张中行在《书痴范用》里写道:“范老板住在朝阳门内以南,一条南沿街路旁,一座花园式的小楼,推想是外国人建造。楼两层,他住楼下,房间不少,面积很大。一进屋就吓了一跳,一间最大的,布满书架,由地板到天花板,都是书。”范用有藏书二万余册。据台湾、香港的出版人讲,他们认为没到过范用的书房,就等于没到过北京。范用书房的座上客,可以编一本中国文坛名人录。

范用的酒多,也有两层含意。其一是请人喝酒多,其二是自己爱喝点酒。每有朋友过访,范用必拉其入附近小酒馆喝上两杯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北京三联书店老同志首倡成立“三联书店联谊会”,每周五中午聚会一次,会后到附近的“沪江香满楼”吃上海菜,一般都是范用请客。范用平时好喝点白酒,困难时期,副食品票很紧张,他的妻子丁仙宝总是想尽办法让他喝上二锅头。

范用的朋友多,举两个例子可见一斑。1996年9月,上海知名编辑陆灏来北京,代年轻编辑顾军向范用约稿。范用给顾军开出了一份撰稿人名单。北京十三人,有汪曾祺、绿原、王蒙等;上海十六人,有施蛰存、钱伯城、王元化、王辛笛、方平、梅朵、范泉、钱君匋、柯灵、邓云乡等;又补充名单十五人,有于光远、吴

## 「三多先生」范用

陈大新



祖光、新风霞、贺友直、流沙河、曾卓、黄苗子、郁风、黄永玉、杨绛等,全都有详细地址。范用精心保存有作者和友人的信件多达上万封,晚年选编《存牍辑览》,花了五年时间,他亲笔一封一封抄写选出了103位朋友的375封书信。1923年7月18日,范用于江苏镇江,原籍宁波镇海。范用说,年幼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个外婆。他的外婆十分能干,年轻时跟外公到镇江,先开豆腐坊,后又开酒店,最后在西门大街开了个百货店,还兼做服装。外婆颇有见识,坚持让范用读书,但汉口上学时,抗战爆发,范用逃往法国找舅公去了,舅公家的二楼租给了读书生活出版社,这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机关。范用每天去出版社玩,经理黄洛峰见他机灵,十分喜爱,收他做了练习生,这一年他15岁,从此后,他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。范用有一句名言:“但愿书长久。”他曾说自己:“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。”

我父亲陆俨少的斋号不只是一个“穆如馆”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他在故乡嘉定南翔古镇的老屋生活时,取了第一个斋号叫“万安草堂”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?因为老屋在万安桥边。“万安草堂”就此成为了他艺术生涯的起点。上世纪60年代初,他取了个斋号叫“穆如馆”。“穆如”源自《诗经》中的诗句“穆如清风”,指和美如清风,化养万物。此斋号出自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穆生所言“可以逝矣!醴酒不设”的典故。这个故事是说曾经有一个读书人鲁穆生,从楚王对他不设酒宴的失礼态度上预感到今后的危机四伏,于是明智地离开了楚国。因为父亲的性格比较直,他一句话讲出来,是不是合适,会产生什么情况,他从不考虑,为此他吃了许多苦头。父亲非常佩服穆生能够见机行事,泰然自若的能力,就取了个斋号以警示自己,说话要婉转一点,不要太直接。性情憨直、缺乏圆滑情商的父亲为了适应纷繁复杂的人间烟火,也不得不妥协退让,勉励自己学习随机应变。

“穆如馆”这个斋号我父亲用的时间最长,中年晚年都在用,用这个斋号的印章盖的作品也是

最多的。父亲开始用“穆如馆”时,住在上海复兴路。他平时没有什么爱好,空下来就是看书、写字、画画。他喜欢读古诗,最爱读的是杜诗,因为他觉得杜甫的人生、杜甫的命运,和自己很像,一生坎坷。连杜甫生的病——糖尿病、哮喘病,父亲也一模一样。所以父亲喜欢杜甫,他一生画了

## 陆俨少:人间最是重晚晴

陆亨口述

100多张《杜甫诗意图》,其中100张是成套的,零星给人家画的还有很多。上面用的章,基本上都是“穆如馆”。

“晚晴轩”是父亲晚年用的最后一个斋号。上世纪80年代末,他取了个斋名,一直用到他离开人世。人间重晚晴,意指到了晚年,天晴了,所以叫“晚晴轩”。改革开放后,父亲的艺术生涯也焕发了新生,北京、上海的很多重要场所,如天安门城楼、中南海、人民大会堂、国务院、机场大厅等,都是父亲去画的。即使没有报酬,他还是为国家画了很多画,这些画大都用的是“晚晴轩”

京都到底有多少家古书店,我没找到数字,但应该不少。我在街上走约10分钟,就会遇见书店,似乎以旧书店或二手书店居多,但我不喜欢称它们为旧或二手。英文里有个更好的词语,前爱(Preloved),曾经受过,就算分手了,也不代表它们是二手的,不再爱的。

新书店和旧书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,旧书店里可能会有些霉味,甚至尘埃,纸张甚至发黄长斑,但因为被人捧过,似乎少了棱角,让人轻易接近,毕竟是有入珍爱过的,必定有它被喜欢的理由。一些旧书店之所以有意思,是因为店长不是来者不拒,而是好好地挑选了一些有意思的书,好好地摆出来。好的书,是有多重生命的。

人和人的相遇,最精彩的莫过于自然的邂逅,正如我和这家京都旧书店的缘分。我在前往祇园时,经过一排都是好看的老店的街,看见一对时髦的京都人,他们步履轻松但目标明确,似乎有想去的店,于是我跟着他们走一小段,他们走进了一家画廊,刚好展出一日本当地陶瓷家的漂亮作品,店旁边就有一个小巷子,有个小小的招牌,写着BOOKS AND THINGS。我才想起不久前找资料时,曾经在一家杂志的介绍里读过这家店,本来就想来看看。

书店,位于一栋木结构的町屋里,像是老京都人家,我拉开边门,走入玄关处,喊一声有人在吗?听到有背景音乐,就脱了鞋子,踏上榻榻米。你得脱鞋才能进入的书店,应该不算多吧。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冒犯的客人。约四张半榻榻米大(约7平方米)的书房辟出两个空间,玄关处类似小展厅,书被有模有样地摆出来,也有匹配的摄影作品。

收成,学会了如何与大自然和平共处。多年以后,我愈发明白,有些学问单从教科书上是学不来的,它必须依靠人类自身的双手与智慧,到那一本无字的教科书中去实践——那里有天底下永远学不够的才学实学与胆识!

与孩子们相处没几年,我就挥泪离开了学校。因为有更近、离自己内心更近的“诗与远方”召唤我。那个时候,还不知手机微信为何物,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贴八分钱邮票写信。在县城那个爬着几蓬绿藤的小院里,随着绿衣使者自行车接连不断的铃响声,我陆陆续续收到了35封学生寄自大山深处的信。有普通的平信,有简陋的明信片,也有信封考究的航空信件。从信中得知,接任的班主任仍然像当年的我一样,带

不一会,老板小嶋康嗣就由房子不对外开放的空间里冒出来,房子的天花板不高,老板却长得高挑,身穿白色的马球衫,银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他不算健谈,却有问必答(除了被拍),举止正如他早前的职业,服装行业的客服人员。他曾经接受过日本著名生活杂志采访,竟然会说出:“毕竟是在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间里一对一服务。我非常注意我和顾客之间的距离以及我的站位。”

## 只有岁月的痕迹

叶孝忠

玻璃纸,书架摆满了书,整整齐齐的,厚度和高度都差不多,像有强迫症的摆书人的劳作。书桌前是三张设计简约的木凳子,供客人坐着翻书。眼尖的,会看出这是Ulm凳子,1955年由马克斯·比尔为乌尔姆设计大学学生设计的椅子。它的简约并不简单,除了凳子,还能当成边桌使用,体现了包豪斯美学里强调的功能性。

这是一家售卖英文书籍的旧书店,主打20世纪出版的艺术、摄影、设计和生活时尚等类书。老板本身就是爱书人,年轻时就开始买书,现在书店里卖的都是他的个人收藏。这让我想起松浦弥太郎的COW BOOKS,是东京著名售卖旧书的书店,他简单地回答,说松浦弥太郎来过他店里两次。

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想要找什么书,可以让老板推荐,他也会经常更新博客,我通过翻译软件阅读,内容颇为扎实,也会写一两句话来描写书况,十分耐人寻味。其中一本书,他是这样写的:

装订处有一处开裂。封面有污渍和摩擦。末页有前书主的字迹。除此之外,只有岁月的痕迹。



有点长,诗句也有点长。其中这样写道:“多少梦中吹起哨子哨子里飞出35只蝴蝶/看山去看海去太阳帽忘在安徒生爷爷的童话里/忘不了孙悟空和鲁智深打架的故事/好好长长/故事里也有下雨的时候当心淋湿明天上交的作业/忘不了分别的那一天情意绵绵/不让我离开35个学生搂住我的胳膊打秋千/我们的眼泪忍不住一起涌出都怕别人看见/收到35封信35颗童心滚烫滚烫/东倒西歪的字迹东倒西歪错别字也很顺眼……”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 十日谈

斋号的故事  
责编:吴南瑶

“钵水斋”这个斋号一直用到父亲苏渊雷去世,一辈子没有变过,这也是“一针到底”的精神。